

剧情梗概

严嵩、徐阶、海瑞、张居正曾同朝为官，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徐阶曾与严嵩在内阁共事近十年。面对老谋深算、深得嘉靖宠幸的严氏父子，他没有如杨继盛、沈炼般贸然上书、盲目牺牲，徒留一个忠臣的名声在人间，而是本着南方人的精干、务实与耐心，不动声色与之周旋。

对于严氏父子纳权卖爵、中饱私囊他不多加过问，对于一心修真、不理朝政的嘉靖也投其所好、极力敷衍，对于不能体会自己一片苦心的青年张居正极力卫护，对于禀性刚直却缺乏政治胆识的海瑞，他也竭尽所能加以保护。

在危机四伏、既乏天时又无地利，又为人所不解中，徐阶以一个政治家的胆识，不计个人恩怨和名利地勉力支持着，完成了大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将领的部署，解除了困扰大明已久的边患，充实了国库、也为百姓减轻负担。而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以及对修真的投入，也感动了嘉靖，最终凭借皇帝的信任，以柔克刚，扳倒了严氏父子。

一切即将好转之际，海瑞一封不合时宜的《治安疏》，让刚刚振作的嘉靖重新消沉，愈加疯狂修真，最终一病而亡。此时，一向谨慎、主张内阁集体票拟的徐阶，此时却不顾张居正的劝阻，毅然决定以内阁首辅身份独立票拟遗诏，趁机描画向往已久的政治蓝图。遭议深得天下拥护，却给自己埋下祸根。

看到遗诏带来的成果，未能参与票拟的同事对徐阶因嫉生恨、加以攻击，厌倦了政治斗争的徐阶，看到扶植的张居正已经成长，便起意致仕还乡，安享晚年。

然而，这样一个能臣，在教育子孙上，却几乎重蹈严嵩覆辙。他的长子在家乡不法，而他留在朝中的政敌也趁机攻讦，他曾经营救过的海瑞却一心认定“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在断案上“宁屈乡官，不屈小民”，暗中鼓励乡民们终日吵闹，逼谕徐府退田。此时，却又传来爱徒张居正病故，家产尽被罚没，子孙惨遭杀戮的噩耗……最终，徐阶两子充军，只留一子养老。徐阶一生清名尽为子孙所毁。最终，垂老徐阶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浙江，远离先人坟茔，也远离故土松江。

本剧采用时空交错的形式。以晚年徐阶被乡民骚扰为背景，以海瑞逼谕徐府退田、严嵩鬼魂从中挑拨为主要情节线索，穿插了徐阶与严嵩在嘉靖朝的较量，徐阶对张居正的教诲、徐阶对海瑞营救等。较为客观展示了四位儿子的精神风貌：严嵩不过是个谋私利奸臣，海瑞不过是个忠臣，徐阶和张居正才是出色的政治家，然而政治家未必擅长谋身，这才是历史让我们叹息的。

人物表

徐阶 字子升，号少湖，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初年任内阁首辅。

严嵩 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嘉靖一朝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

张居正 字叔大，号太岳，神宗朝初期首辅。与徐阶有师生之谊。

海瑞 字汝贤，号刚峰，明代著名清官。良知海瑞内心挣扎的外象。

徐阶 徐阶之子。

徐成 徐府官家。

知府 松江知府。

杨继盛 字仲芳，号叔山，明代著名谏臣。与徐阶有师生之谊。

嘉靖 50岁左右(可隐于幕后)。

乡民 家人、书办、狱吏、信使、仆人、差役、红衣官等。

序幕

【幕启。烟雾缭绕，似明似暗。

【古琴曲，如历史一般悠远、神秘，充满杀气。

【严嵩破衣褴褛，手执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碗，拄着根本充当拐杖，海瑞着大红官袍；徐阶则一袭布衣。

严嵩 人们提到我的时候都会说，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我是严嵩。

海瑞 人们提到我的时候则会说，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我是海瑞。

徐阶 人们提到我的时候——

严海 (同)没什么人会提到你!

徐阶 确实，在我死后的几千年中，我的知名率并不高，因此，有必要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徐阶，如果说我的履历里，必须有些让你们记得住的东西，那就是我出生于上海的发祥地松江。只不过在当时，上海人的我在北京，是个十足的乡下人，外地人，我身材不高，面容白皙。我怒极的时候，嘴角上翘，面带微笑，左边眉毛微微闪烁。我曾经担任大明内阁首辅，我除掉了严嵩，替世宗颁过遗诏来安定天下。张居正与我有师生之谊，杨继盛也是。圣上曾呼我老爱卿、老宗师，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我致仕还乡之时，会变成乡民口中的老匹夫，老奸贼。

【乡民幕内骂声：“徐老贼，你出来，还我们田产!”“老匹夫，还我多侵占的田产!”

■大型话剧

徐阶

编剧:肖留 陆军

1	严嵩	存翁，别来无恙？
【徐阶领子徐瑞、管家徐成匆匆上。	徐阶	(站起)敢问尊驾何人？莫非徐南湖徐御史？
徐瑞	父亲，父亲!(趋前跪倒)父亲大人息怒!	
【“退我田产!”“仗势欺人!”“贱卖了要加价!”	徐阶	是什么人在外面喧哗？
徐瑞	这……	
徐成	(灵机一动)相爷，这是前来给您拜寿的乡邻。	
徐阶	都是你大肆铺张，惹出的事来。	
徐成	相公明年八十整寿，办一办也是应该的。	
徐阶	既如此，何不把人请进来，难道叫人说我徐府都是势利之徒？	
徐阶	父亲，凡我徐家的远亲近眷，无论尊卑，均已请到。外面那些乃是普通乡邻，一则我徐家的房屋、奴仆，侍候不了这么多人；二则恐其中有奸滑之徒，其意不在拜寿而在窥探。父亲一向教导孩儿低调，切勿奢华，若小民缺少见识，指鹿为马，添油加醋，恐有流言之讥。	
徐阶	(长叹)你若能自省若此，老夫也无忧了。取些寿桃寿果来，散发给众人。	
徐成	爹爹教诲的是。(低声对徐成)快去驱散他们!	
徐成	是!(下)	
徐阶	这是何人？	
徐瑞	是……是一个仆人。	
徐阶	我看他的衣着打扮，竟看不出是我徐家的仆人。看他那耀赫的气势，我倒认他做我徐家的主人!	
徐瑞	儿子谨遵父命，对下人一向宽大为怀。既然爹爹不喜，我命他换过即是。	
徐阶	我老了，过问不了家事。也不知你整天弄些什么。	
徐瑞	孩儿听从爹爹教诲，除了日常读书外，就是查看田亩，管理织田，教育子孙。	
徐阶	刚才在席上，听你岳父说，一个叫徐成的仆人强横无礼，竟敢辱骂告老还乡的御史？可有此事？	
【徐瑞不敢答。	徐阶	小小奴仆都如此强横，那你这个做公子的还了得!
徐瑞	启禀爹爹，儿男……儿男已将此人逐出。	
徐阶	逐出倒也不必，好加教诲便是。若不听，可送官府处置。	
徐瑞	孩儿记下了。	
徐阶	自古盛极必衰，瑞儿，为父一生清廉、谨慎，如今我年岁渐老，来日无多。	
徐瑞	父亲言重了。	
徐阶	作为长子，望你自求多福，戒骄戒奢，保全我徐氏一脉香火。	
徐瑞	(拭汗)孩儿记下了。	
【乡民鼓噪声又起。打死人了！他徐府不讲理，不退我们田罢了，还纵使恶仆打人!	【在喧闹声中，徐成复上。	
徐成	大爷，反了，反了!	
徐瑞	老爷在此，休得无理，有话外面说。	
徐阶	慢，你且说来。	
徐成	回禀太爷，老爷。那张轩之子卖给我们田亩，又想要回去，哪有这样的便宜事！他还敢称呼老太爷的名讳，我一怒，就打了他几拳，他就装死不起来!	
徐阶	这是谁？	
徐成	小的徐成。	
徐阶	徐成？	
徐瑞	还不退下!	
【徐成不知所措下。	徐阶	瑞儿，你是否强买强卖？为什么外面嚷嚷着“退田”？
徐瑞	父亲放心，我徐家购进一切田亩，均是公平交易的！这是对方受人唆使，平白混赖!	
徐阶	就算对方混赖，自有官府，为什么凭白无故打伤人？	
徐瑞	儿男也不知，孩儿这就去查看。	
徐阶	你可知严嵩是怎么倒台的？皆是那逆子严世藩的牵连。	
【徐瑞一惊。	徐阶	那杀严世藩的是谁？是那助纣为虐的恶仆严年！你想重蹈严世藩的覆辙吗？
【如同一声惊雷，外面喧哗之声渐弱。	徐瑞	(拭汗)孩儿不敢。(快步退下)
徐阶	孽子，孽子啊!	
2	【严嵩上。	

张居正 (欲读，没有耐心)什么人不入人鬼不鬼的文字!(气得要把纸团起来，又一想，翻到背面)

张居正 老师!(忿恚地在写青词的纸上刷刷走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书》: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中间渊默默云，固非博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谟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谢世。何则？方圆之施异用，缙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隐去)

严嵩 青词，一惯是我擅长的东西，可是在这次斋醮时，我上了你的大当！你买通了替圣上祭天的道士监道行。

徐阶 你想多了，我一生崇佛，哪里会认识什么道士。

严嵩 你表现得对修真很积极嘛，每次皇帝请道士扶乩，你都抢着写青词。

徐阶 说实话，我根本不热衷这个，我写青词，只是为了让先帝信任我，能听得进去我的话，免得信你一面之辞。

严嵩 你敢说从未勾结过监道行？

徐阶 严大人！你想想，那些年，你权倾一时，满朝文武几乎都是你的干儿义子，我是嗾若寒蝉，生怕你找麻烦，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行此冒险之事？万一被你发现，以你的为人，我徐氏岂不要血脉无存？

严嵩 那么，为什么在扶乩时，圣人问“谁为贤者，谁不肖”，他却回答“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严嵩父子耳？”

徐阶 因为上天是公正的。它看出我忧虑社稷的拳拳之心，不像你严氏父子，尽是为了自己私欲。

严嵩 你是说这是天意？

徐阶 天意。那监道行不是被你抓去拷打了吗？他吐出半个字与我相关没有？要怪，也只能怪你父子倒行逆施，致使民不聊生，引起民愤，有义士借此来除你。

严嵩 除我？我严嵩顶多贪婪了些，可罪不致死。

徐阶 那要看是怎么判断。想想被你害死的人，薛廷鸾、戴景等十二位言官弹劾你获罪，三十八名科道官被罢黜，“越中四谏”之一的沈炼险些丧命，杨继盛受绞刑不死，后又被你审入他案处死，夏言被你害死……这几十条人命加起来，你死上几十次也不为过。

严嵩 我纵然该死，你为何指我人世蕃勾结寇逆“谋逆”？让我的独子死在我前面，你好狠啊!

徐阶 你的儿子贪权受贿，残害忠良，早就该命极刑，

严嵩 那你尽可直说，为何说他谋反？

徐阶 (微笑)直说，哈哈。那死的不是他，而是我了。

严嵩 说他谋反，你有证据吗？

徐阶 那你陷害首辅夏言谋反，有证据吗？杨继盛弹劾你“十罪五奸”，你在圣上面前时，不也是倒打一耙，诬蔑他们结党皇子怀有二心吗？

严嵩 我承认我是个奸臣，可你，你是正人君子，你怎么也做这种事!

徐阶 我徐阶一生服膺阳明心学，重事功而不重虚名，不必恪守死儒的僵硬规条。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严嵩 你会遭到报应的!

徐阶 报应？

严嵩 你的报应已经来了。报应你的人，就在你家门外候着。你会比我更惨!

徐阶 你说什么？

严嵩 我比你幸运，被抄家后不过受了两年的苦，很快就死了。再苦再恨，不过是两年。而你呢？瞧你这身板，慢慢地熬吧……(打住)我说的太多了，我不说了，再说就没有悬念了。你自己去慢慢体会吧。(欲走，回头)对了，跟我对你一样，他也是你的相识、故日。

徐阶 他是何人？

【严嵩隐去。

3

【门外一声大喝：“从百姓听着，应天巡抚海瑞海大人到！”

【乡民幕内呼声：“青天海大人到了!”“就是他颁布的《退田令》，让我们小民有了田耕啊!”“我们给海大人跪下了!”“海大人做主，帮我们

要回田地吧!”

【海瑞上，身后跟着徐瑞。

徐阶 海瑞?海刚峰?应天巡抚?

海瑞 (深施一礼)恩公在上，卑职有礼了!

徐阶 不敢当!海大人请坐，不知有何赐教?

海瑞 不敢。海瑞此来，是有一事相求。

徐阶 不敢当。

海瑞 恩公请看，这是卑职除授应天巡抚，督抚本地百姓以来，两次放告收到的百姓诉状。内有过半，均与尊府有关。

徐阶 (吃惊)哦？

海瑞 告府上侵占平民良田居多。

徐瑞 父亲，儿子不敢欺瞒，于田产上从不敢强买强卖，欺压良善。

海瑞 想来那买卖之人，迫于府上声势，不敢议价也是有的。

徐瑞 这……

海瑞 乡民鼓噪，也是为了此事。依卑职拙见，不如将侵占的田亩退还，以息事宁人。

徐瑞 父亲，这些田产，当日均是银货两讫，有中人居间，相约永无返悔的。现在，对方说句卖贱了，我们就要退田，他们也得有证据。

海瑞 大公子所说极是。只是，迫于贵府声势，当日未必敢索取凭证，或虽有凭证，但年岁久远已经丢失。若强要证据，(看外面)外面人势汹汹，恐致民变。

【徐瑞欲言，被徐阶制止。

海瑞 依卑职拙见，世间为富不仁是常有的事，若非真有屈冤，穷焉敢告富？平民焉敢与閹老之家抗衡？为存翁声誉计，不如退田。

徐阶 大人不必多讲，老朽明白了，数日内，必将新购之田产整理成册，连同地契一同上交，请海大人定夺。

海瑞 多谢恩公!告辞。(下)

徐阶 孽子!

徐瑞 父亲!这是他想当然，想当然我徐府欺压良善，想当然我徐府不给凭证，想当然我徐府为富不仁……

徐阶 皆是汝等素日霸道惯了，才有此报。休得多言，速去取田册来!

【徐瑞下。

徐阶 (自言自语)难怪居正当日说他不通政体，执拗偏激，举止乖张。你看他叫我，一会儿恩公，一会儿老大人，一会儿又存翁，毫无敬去礼节。

【严嵩上。

严嵩 今天是你的五十九寿诞之期，这海瑞，真是给了你一份好大的贺礼啊!你现在，心里一定很后悔，当初不该救他吧。

徐阶 救他？他上疏之时，老夫正在侍候先帝，那是君臣难得的相得之时……

4

【徐阶躬身站立着。

【一片静谧中，鞭炮突然炸响。

【嘉靖幕内声：“徐卿，今日非年非节，缘何有鞭炮响起？”

徐阶 启禀陛下。这是京城百姓，为庆祝严氏父子倒台而放。

【嘉靖幕内声：“严嵩，严嵩……是朕糊涂啊，朕信任了严嵩这么多多年。(责怪地)那严嵩父子蒙蔽朕这么多多年，卿等也不告诉我。”

徐阶 陛下恕罪!

【鞭炮声时隐时现。

【嘉靖幕内声：“朕已年过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也许朕没有做明君的天份，朕应该全意修真，以求长生啊。”

徐阶 (严厉又真诚地)陛下!古之圣者如尧，也曾简用“四凶”;太祖皇帝选拔了李善长、胡惟庸等逆臣。然圣君的圣明之处在于，一经察觉，即拔去凶邪、登崇良善。圣上简用严嵩，因为严嵩的才能足以辅政;圣上驱逐严嵩、处死世藩，是因为他们骄横不法、有负圣恩。陛下赏罚分明，乃是大大的圣君!

【嘉靖幕内声：“真的么？”

徐阶 皇上就像睡着的猛虎，偶一睁眼咆哮，即百兽震慑啊!

【嘉靖幕内声：“真的吗？”

徐阶 臣愿效屈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嘉靖幕内声：“那卿将如何辅佐我。朕如何知晓，卿会不会是下一个严嵩。”

徐阶 那严嵩之所以专权误国，皆因此物。陛下请看!(双手呈上一支笔)

【嘉靖幕内声：“这不是内阁票拟的笔吗？”

徐阶 陛下圣明。自我朝设内阁以来，首辅独立票拟，次辅等不得与闻。如此一来，首辅便易于从中作威，蒙蔽主上，欺辱朝臣，更甚者天下只知道有首辅，不知有圣上，严嵩即是一例。

【嘉靖幕内声：“讲得甚是。只是，严嵩一走，徐卿为首辅，卿果真愿意让出这支笔吗？”

徐阶 陛下!在微臣看来，这支笔乃是杀身之笔，暗藏杀机啊!张孚敬攻击首辅杨上一清，严嵩诬陷首辅夏言，计除首辅翟奎，皆是为了这一支笔。微臣以为，杜绝首辅专权、蒙蔽主上，让内阁诸臣齐心协力的万全之策，是所有诏书、敕命的起草，均应内阁首辅与次辅共同完成。

(下转第八版)